

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与舆论外交

曾庆香^{1,2} 杨小雨³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1;
3.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2018年以来, 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 罗织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文本以政治媒介化理论观照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指在美西方市场逻辑作用下, 政治逐渐依赖、内化媒介逻辑, 政治过程受媒介逻辑长期形塑的现象。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 将其遏制中国的目的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 妄图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文本深入剖析了美国涉疆舆论战中的政治媒介化过程与策略, 揭露了美国涉疆舆论战的真相与本质。

关键词: 美国涉疆舆论战; 政治媒介化; 舆论外交; 媒介逻辑

中图分类号: D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4) 06-0061-11

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舆论学》一书中认为, 受世界之大和个人时间、金钱、兴趣、经历有限等诸多因素影响,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存在种种局限。因此, 个人关于世界的感知、认识与概念基本上由媒介建构, 即“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调整不过是通过媒体的中介功能进行的”^①。“制造现实”成为媒体最大的权力^②。

“长期以来, 权力是理解 and 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和关键。”^③ 世界政治致力于理解权力如何通过媒介塑造、改变和影响大众头脑中的图景以实现对现实的控制。随着电子媒介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肇始的各种新媒体的诞生, 媒介建构世界图景、形塑人类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能力日益凸显。随着冷战的开始, 相较军事上的攻城略地, 美西方霸权国家更倾向于践行隐秘的、政治上的“颜色革命”。“颜色革

命”的实施首先仰赖政治媒介化策略。

笔者以美西方国家涉疆舆论战为案例, 运用网络爬虫技术, 以 Xinjiang、Uighur (s) /Uyghur (s) 为关键词, 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泰晤士报》《卫报》、英国广播公司 (BBC)、德国之声、法新社、《澳大利亚人报》9家西方媒体和1家阿拉伯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2018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的涉疆推文为样本, 分析美国政治媒介化和舆论外交的具体实践。

一、美国政治媒介化：政治逻辑适配媒介逻辑

政治媒介化源于媒介化研究。德国学者弗里德

收稿日期: 2023-08-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流程、效果研究”(22ZDA088)、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基因与永恒故事: 新闻故事研究”(19FXWB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曾庆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杨小雨,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Y: Free Press, 1997: 4.

② 张巨岩:《权力的声音: 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 第263页。

③ Robert Lieber.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2: 89.

里希·克洛茨 (Friedrich Krotz) 认为, 媒介化代表一个元过程, 类似个人化、全球化或商业化, 可用来观察生活中系统化的趋势如何改变社会生活的内涵^①。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 (Stig Hjarvard) 将媒介化定义为整个社会更加依赖并屈服于媒体及其逻辑的过程^②, 即“媒介化隐含社会与文化行动者的核心成分 (例如, 工作、休闲或游戏等), 逐渐披上媒介的形式”^③。此后, 社会媒介化、宗教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等观点被相继提出。

政治媒介化的研究首先聚焦于对政媒关系转变的影响方面。美国学者拉里·萨巴托 (Larry Sabato) 针对美国政治、媒体与选民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提出可将新闻分为六种类型: 政党新闻、第四权新闻、监督新闻、扒粪新闻、马屁新闻和敌对新闻^④。早期的美国政治与报业间的关系属于政党新闻类型, 而随着民主政治与市场化的兴起, 开始出现第四权新闻、监督新闻等类型。媒体原是政治与民众间不可或缺的沟通平台, 但随着媒介化影响的日渐深入, 其已从具备单纯公共论坛功能逐渐演变为能够左右政治领域的关键角色, 西方政媒关系发生了从向政治倾斜到互惠伙伴关系, 再到向媒体倾斜的转变。近代晚期出现的媒体政治、媒体民主^⑤等观点描述了西方媒体依靠庞大的作为选民的受众, 深度影响甚至号令政治的独特现象。此后, 关于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及两者关系的研究相继出现。瑞士学者弗兰克·埃瑟尔 (Frank Esser) 等认为, 政治体制可分为政

体 (Polity)、政策 (Policy) 和政治 (Politics) 三个层次, 三者各有其运作规则, 即政治逻辑。简言之, 政体是政治的制度性和正式架构, 政策是政治的决策产物, 政治是权力与能见度的获取, 三者构成政治逻辑的三个建制^⑥。媒介逻辑源自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 (David L. Altheide) 和罗伯特·斯诺 (Robert P. Snow) 的观点, 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呈现和解释具有独特的专业运作模式与传播策略, 决定了讯息的选择、组织和呈现风格^⑦。瑞士学者弗兰克·埃瑟尔和瑞典学者杰斯帕·斯特罗姆贝克 (Jesper Strömbäck) 提出媒体运作的三个核心概念: 专业性、商业性和媒体科技, 即媒介逻辑的三个建制^⑧。此外, 还出现规范逻辑和市场逻辑两个概念。规范逻辑又称公共逻辑, 其最终目标是为实质性的社会问题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市场逻辑即商业逻辑,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西方媒体机构利益最大化。二者既相互依存, 又相互竞争。规范逻辑和市场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西方媒体和政治精英对议题的选择与呈现。瑞士学者尼诺·兰德尔 (Nino Landerer) 认为, 在政治家的行为中, 以受众为导向的市场逻辑高于规范逻辑。因此, 当媒体和政治使其行为适应以受众为导向的市场逻辑时, 就出现政治媒介化^⑨。政治媒介化见诸于摄影机“入侵”过往闭门不接受采访的议会议事过程^⑩, 改变了既有议会政治的权力结构, 也见诸于其选举过程中日益复杂的媒介公关操作^⑪或电子媒

① F.Krotz.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21-40.

② S.Hjarvard.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008(2): 113.

③ S.Hjarvard.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UK: Intellect Books, 2004: 48.

④ L.Sabato.Feeding Frenzy: How Attack Journalism has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NY: Free Press, 1991.

⑤ J.G.Blumler.Mediatization and Democra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1.

⑥ F.Esser, J.Matthes.Mediatization Effects on Political News, Political Actors,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Political Audience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77-201.

⑦ D.L.Altheide, R.P.Snow.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10.

⑧ F.Esser, J.Strömbäck.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9.

⑨ Nino Landerer.Rethinking the Log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3): 239-258.

⑩ J.G.Blumler, D.Kavanagh, J.Nossiter.Modern Communications Versus Traditional Politics in Britain: Unstable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49-72.

⑪ K.Asp, P.Esaiasson.The Modernization of Swedish Campaigns: Individu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73-90.

介的报道节奏对公共政策形塑过程的影响^①。上述对政治社会与媒介互动演变的观察，凸显了电子媒介资讯产制模式对传统政治过程造成的某种效应。这一效应成为美西方国家部分政治媒介化现象研究的起点^②。

国外对政治媒介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媒介化形成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媒体中介化、媒介化^③、媒介事件、媒介景观、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研究。二是关于政治媒介化与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荷兰学者克拉斯·德弗里斯（C.H.De Vreese）认为，框架理论和政治媒介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新闻框架是媒介化的关键指标^④。政治媒介化与议程设置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热点。近期有一系列研究试图将二者结合，并侧重大众媒体报道对政治议程设置的影响^⑤。比利时学者彼得·阿尔斯特（Peter Van Aelst）和挪威学者贡纳尔·特森（Gunnar Thesen）等深入辨析了政治议程设置研究与政治媒介化产生关联的三个方面的方面：媒体与政治议程相互影响；政治精英战略性地使用媒体议程，而不是盲目接受；纵向政治议程设置研究，即媒体对政治议程的影响是否随时间推移而增加^⑥。三是关于政治媒介化过程的研究。其中，引用率最高的是埃瑟尔等的政治媒介化四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媒介在特定背景下成为最重要的资讯来源以及资讯传输路径；第二阶段，专业化的媒体独立于特定的政治机构，

可自主判断何为重要资讯；第三阶段，传媒的独立性进一步促使政治机构或个人试图开始配合，以更精细的媒介操作手段迎合媒介逻辑；第四阶段，政治与社会精英不仅配合媒介逻辑及其认定且主导的新闻价值，而且有意无意地内化媒介逻辑，允许媒介逻辑或新闻价值成为施政或政治过程考量的一部分^⑦。四是在政治媒介化框架内探寻不同国家的政媒关系及政治新闻的相关研究。埃瑟尔等比较了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在1960-2010年的政治事务报道，其结果显示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新闻报道采取个性化、框架化、消极主义、冲突焦点化以及普遍吸引观众的、“务实”的、以媒介逻辑为指导的政治报道方法，德国和瑞士对有关冲突、消极主义、个性化新闻的报道较少，对政府或政策的批评较少甚至没有，政治新闻更多依赖既定来源^⑧。

综上所述，政治媒介化是“政治依赖大众媒介调节舆论（媒介报道被视为公众情绪的代理）、引发公众对其政治行动的关注和接纳以及建立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将媒介渠道用于政治的公共表征）”^⑨的过程。

二、美国政媒关系：“新闻执政”与政治故事化

受媒介化的结构性影响，媒体在美国部分政治活动中获得了中心地位，例如，竞选活动、政府沟通、公共外交和形象建设，等等^⑩。美国政治传播

① T.Meyer. Media Democracy: How the Media Colonize Politics, UK: Polity, 2002.

② W.Schulz.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1): 87-101.

③ Stig Hjarvard.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008 (2): 105-134.

④ C.H.De Vreese. Mediatization of News: The Role of Journalistic Framing,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37-155.

⑤ J.Dearing, E.Rogers. Agenda-setting Research: Where has it Been, Where is it Going,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88 (1): 555-594.

⑥ P.Van Aelst, G.Thesen, S.Walgrave, et al.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Agenda-setting: Changing Issue Priorities?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00-220.

⑦ F.Esser, J.Strömbäck.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36-241.

⑧ F.Esser, J.Matthes. Mediatization Effects on Political News, Political Actors,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Political Audience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77-201.

⑨ F.Esser. Mediatization as a Challenge: Media Logic Versus Political Logic,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5-176.

⑩ G.Mazzoleni.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2008. In W. Dons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Mai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学学者提姆·库克 (Timothy E. Cook) 把政治与媒体间的“亲密关系”称为“新闻执政”^①, 政治机构与政治家既需要将其立场和观点变成新闻, 证明自己是华盛顿“个人形象竞技场”的撼动者, 又需要通过新闻向公众输出政治意识形态, 以稳固国家认同机制。有学者认为, 美国管理国家的主要方法是新闻执政: 其首先考虑如何左右新闻媒体, 再让媒体左右全国民众^②。美国学者道瑞斯·戈瑞伯尔 (Doris A. Graber) 认为美国媒体为白宫提供四大功能: 提供新闻报道, 让总统了解民众最关切的事情, 让总统向民众和政治精英传达信息, 让总统时刻出现在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③。对于“新闻执政”, 美国记者马文·卡尔布认为: 美国总统、参众两院在作出最终决策时, 都需要考虑媒体这一重要因素。即关键是设法获取媒体认同, 在保证媒体接受这一决策, 并甘愿采取某种方式向大众宣传的情况下, 把某一观点“卖”给美国民众的想法才有可能实现^④。

一方面,“新闻执政”表现为媒体打破原有政治力量的束缚, 获得较大自主权, 成为主导政治决策的主要力量。一是主导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 即媒介化时代, 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停止与否取决于媒体的报道。对政府要曝光的政治事件而言, 只有媒体报道了才是真正“发生”; 对政府要隐藏的政治事件, 媒体有权力挖掘、包装并进行报道, 将事件曝晒在“阳光”下。同时, 媒体可以通过操控舆论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 如果有人至今还认为只要游行示威, 政治斗争就能成功, 那就太天真了; 如今越来越有必要为电视制造游行, 也就是说制造能引起电视人兴趣的游行……一旦有电视的报道与弥散, 游行就能收到圆满效果^⑤。二是主导政治人物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 美国媒体主导政治人物发展就已经揭开序幕。例如, 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通过电视

播放其主持的罪犯听证会后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等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都与媒体传播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媒体主导政治人物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创造“神话”上, 而且表现在通过批判、甚至曝光政治人物的隐秘事件而将其推下“神坛”。因此, 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戴维·巴伯 (James David Barber) 在《政治的脉搏》一书中写道:“总统政治正在发生一场革命, 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不再控制其旗手的选举, 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国王制造者——新闻人士。因为, 总统候选人正是在报刊上和电视屏幕上被制造出来和被毁灭掉的。”^⑥

另一方面,“新闻执政”表现为政治具有新闻故事的特征: 形象化、戏剧化、人情化。政治形象化, 即在媒介逻辑的影响下, 政治不再只是抽象的说辞, 而是在媒体报道中被转换为直观的图片和视频。例如, 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金斯 (Michael G. Roskin) 针对越南战争报道指出, 美国媒体从未真正解释越南战争的原因和描述越南战争的过程, 仅凭一张西贡军官枪杀一名越共刺客的胶片剪辑, 就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战情绪……因为图文媒体能够让人们不经思考就触发情感^⑦。美国总统大选时, 朗朗上口的竞选口号和精心打造的竞选形象逐渐取代了被深度报道的政治理念, 政治为迎合媒介逻辑、笼络公众支持, 成为被媒体精心打造的视觉产品。

政治戏剧化指在媒介逻辑影响下, 西方政治领域上演的层出不穷的戏剧性事件, 契合媒体报道对新闻新奇性、戏剧性的价值追求, 包括腐败、竞选、丑闻, 等等。例如, 部分西方媒体把政治选举与政治竞争比作“赛马比赛”, 以打造赛马式的媒介景观“盛宴”。这一景观式报道不关注竞选双方的议题, 而是“希望输送这样一种感受: 哪位候选人从起跑处领先, 哪位候选人在弯道处领先, 哪位

① T.E.Cook.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② 叶皓:《美国政府的媒体应对机制及其启示》,《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③ D.A.Graber.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5th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7.

④ M.Kalb. *Press-Politics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Dialogu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port, 1992(2): 1.

⑤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⑥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李会欣:《大众传媒与美国政党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5期。

⑦ [美]迈克尔·罗金斯:《政治科学》,林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候选人最后在终点冲刺”^①。

政治人情化指媒介逻辑对政治领域的渗透打破了群体性政治机构的复杂性，将具有“人情味”的价值观赋予政治系统。针对近年来美国政治选举的特征，美国编年史专家、总统竞选委员会成员希奥多·怀特（Theodore H. White）认为，当今，（竞选）行动不是在密室里，而是在演播室中^②。因为公众感兴趣的和媒体需要的是演播室中展示的有“人情味”的个性，而不是密室里冷冰冰的政策讨论。此外，媒体报道政治事件注重呈现“政治人物的人格魅力”，侧重于报道“其大胆的个性化语言和行动”，较少直接报道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冰冷的政策。

三、政治目的：“修昔底德陷阱”“岛心论”与“以疆制华”

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人类的天性使人们彼此相互疑惧、相互侵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③，即“霍布斯丛林”。阐释个人关系的“霍布斯丛林”被部分政治家、学者引申至国家之间。例如，美国总统华盛顿在写给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声称，“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金科玉律是，我们唯一相信的是各国必须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行事”^④。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国家争夺权力的最终目的是捍卫国家利益，权力越大，利益越大。在国际上，权力强大之国会制约权力弱小之国；反之，权力弱小之国受制于权力强大之国。因此，摩根索认为争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道德，国家利益是国家道德的标尺，主张美国外交应抛弃其他道德幻想，建设权力^⑤。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不仅将“霍布斯丛林”中的“弱肉强食”视为自然规律，“一方面，美国人渴望一种国际法治，这种法治实质上是美国国内法治的放大版。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在全球‘霍布斯丛林’中的权力现实，在这种环境里做狮子比做羔羊更好”，而且将“修昔底德陷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认为“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⑥。“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⑦。艾利森利用“修昔底德陷阱”解读中美关系得到了美国政界、学界的认同，形成“修昔底德综合征已在中美之间逐步显现”的论调，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惊人的经济表现正在给美国的全球霸权造成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挑战”^⑧。

1904年1月25日，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时提出“岛心论”。该文通过描述的方式将枢纽地区喻为“心脏—地带”（Heart-land）。1919年，麦金德将此文扩展为《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将隐喻“心脏—地带”转变为术语“心脏地带”（Heartland）。1943年，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理论作出修正，并发表《周围世界与赢得和平》。“岛心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德国政界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地缘政治学者的基本思想之一。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将“岛心论”变成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⑨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麦金德绘制的第五幅图——《力量的自然位

① [美]理查德·K.斯克尔：《现代美国政治竞选活动》，张荣建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② 转引自郑晓晓：《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秀”的解读》，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张妍、赵文道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2、119页。

④ 杨洁勉：《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国际展望》，2023年第1期。

⑤ 韩召颖、袁伟华：《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大师》，<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8/c40531-19932460.html>。

⑥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⑦ 邵鹏鸣：《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⑧ [美]肖恩·莱德维特：《认识中美冲突的另一个视角——评〈美中博弈：亚洲的新冷战〉》，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2期。

⑨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引言、第13-14页。

置》显示，东欧主要指当时苏维埃俄国的欧洲领土；枢纽地区即心脏地带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的西北部”；“世界岛”以“欧亚大陆”为中心^{①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发现麦金德的“岛心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认为其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致使一旦亚欧大陆有国家试图崛起，就会遭到守成大国美西方霸权国家的围攻和堵截。例如，1997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写道：“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博弈仍在继续……很重要，不能出现任何有能力主宰欧亚大陆的挑战者，否则就会挑战美国。”1994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写道：“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是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岛屿，而那里的资源和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如果欧亚大陆出现单一强国，对美国来说，是战略危险……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将有能力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并最终在军事上超越美国。”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的地区，与8国接壤，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交界邻国最多、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相联，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致使中国新疆长期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③。

中国新疆所处的战略位置引发美国陷入麦金德“岛心论”的恐惧，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激起

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恐惧，双重恐惧加重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臆想。涉疆问题关系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国际等方面，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关注度高。美西方反华势力认为，打“新疆牌”可以钳制中国。1943年，美国在中国新疆设立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承担搜集中国新疆的情报、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分化新疆等任务。1948年，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制定分裂中国新疆的计划，鼓噪时任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和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艾沙等人谋求独立，美国最先承认，然后再由美国说服其他国家承认^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以疆制华”战略逐渐明晰。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建议“美国未来与中国对抗时，不应排除‘新疆牌’”^⑤。2018年，美国前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的办公室主任劳伦斯·威尔克森（Lawrence Wilkerson）毫不遮掩地说：“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荡。”^⑥中国新疆地处亚欧中心地带，即麦金德认为的“心脏地带”，美国臆想崛起的中国意欲凭借新疆进入“世界岛”腹地，进而控制亚欧大陆，动摇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对此，《澳大利亚警报服务》特别报告《新疆：欧亚中心地带的中国西部边境》，一针见血地指出：“外部情报机构将人权问题当作武器来对付中国，他们对新疆根本漠不关心，但却煽动民族和宗教冲突，搞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来破坏他们的‘假想敌’中国。”^⑦

四、吸引媒介：美国涉疆舆论战中政治媒介化的两种模式

政治媒介化促成西方政治与媒体的互利共赢，即政治通过吸引媒介隐秘地传递意识形态，媒体通过政治信息紧抓公众眼球，以期实现汇聚受众、

①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页。

② 李耀千：《世界岛心世纪变迁——20世纪欧亚陆心区的人口经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③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59930/1659930.htm>。

④ 邵鹏鸣：《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⑤ 《外交部回应澳报告揭批美西方国家妄图祸乱中国》，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5/content_5599799.htm。

⑥ 《真相了！在新疆制造动乱，美国蓄谋已久》，https://t.m.youth.cn/transfer/index/url/news.youth.cn/gj/202103/t20210326_12803749.htm。

⑦ 《美国死咬新疆不松口，因为事关西方最怕的一件事》，<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104/17/WS607a-3d5ea3101e7ce9749ab9.html>。

形塑认知和引导舆论的目标。“不管怎么歪曲或简化事实，只要能公众对你所呈现的事实深信不疑就算成功。”^①为达到政治与媒体双赢的目标，美西方国家在涉疆舆论战中将政治媒介化策略运用得淋漓尽致。为实现“以疆制华”的政治目的，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2018-2019年，美国无视客观事实^②，将中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污蔑为“再教育营”“拘留所”，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相提并论，捏造“关押人员”有“百万规模”，编造“关押人员的遭遇”。2020-2022年，美国捏造“强迫劳动”“强制绝育”“文化灭绝”“种族灭绝”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话题，污名化中国治疆政策，妄图引导全球舆论，将其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正当化”。在涉疆舆论战中，为适配媒介逻辑，美国采取了两种模式的政治逻辑。

（一）代理人表演：从政治问题到媒介化事件

中国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国为推进“以疆制华”，通过重金资助中介机构雇佣代理人进行表演。

一是通过“维吾尔分裂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组织一批境外中国新疆籍维吾尔族人员进行“悲情表演”。例如，从未在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习过的新疆且末县人米日古丽·图尔荪伪装成“再教育营受害者”，于2018年4月在美国“国会—行政部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伪证，且多次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西方媒体造谣，谎称其被关押在“集中营”，“被迫服用或注射不明药物”；并谎称其子“在医院死亡”，但其“未被告知其子入院治疗原因”^③。

“系统性强奸”故事的出笼，说明美国政府与民族分裂势力组织联手将中国新疆美好现实捏造成“冲突化”“戏剧化”“悲情化”的故事。2021年2月4日“阿拉巴马之月”（Moon of Alabama, MoA）的《为什么这些维吾尔族目击者的故事不断变化？》、2021年2月17日《澳大利亚警报服务》的《新疆“目击者”不断变化的证词指向美

国支持的分离主义团体的指导》中揭示，2018年12月，谎言制造者图尔逊娜依·孜尧登（Tursunay Ziawudun）从中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离开，于2019年9月26日出境至哈萨克斯坦，其在2019年10月15日接受Atajurt哈萨克人权组织（充当中国新疆外逃者和西方媒体中间人）的视频采访中，没有关于强奸或虐待的指控；在2019年10月3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虽然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者试图间接引导她编造被强奸的情节，她抛出“强制绝育”谎言，但仍未提到被强奸；在2020年2月15日接受美国BuzzFeed（受到美国全球传媒署开放技术基金资助）的新闻采访中，承认其没有被打或被虐待（“I wasn't beaten or abused”）；在2020年2月21日、6月29日、8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CBS新闻、BuzzFeed的新闻采访中，未表示被强奸。2020年9月25日，图尔逊娜依在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帮助下前往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专发新闻宣布其作为“关键证人”安全抵美，“列举出她曾遭受的折磨”，未有关于强奸的指控。直至其在“维吾尔人权项目”4个多月的资助和指导下，2021年2月2日，图尔逊娜依在接受BBC采访时突然抛出“系统性强奸”指控。从2019年第一次接受反华组织Atajurt哈萨克人权采访，到2021年接受BBC采访，图尔逊娜依的经历被反复磨尖、添加、转换，逐渐打造成“冲突化”“戏剧化”“悲情化”的故事。显然，在这一故事的形塑中，图尔逊娜依是“主演”，“维吾尔人权项目”是“导演”与“编剧”。自由亚洲电台、BuzzFeed既是“执行导演”，又是“艺术指导”。

二是通过反华研究机构和所谓“人权组织”，进行学术表演。例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中国人权捍卫者”等，笼络反华学者进行学术表演。美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新疆教培中心课题组”主要“干将”郑国恩（Adrian Zenz），供职于反华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2018年5月，郑国恩

① [美]兰斯·班尼特：《新闻：幻像的政治》，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② 《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3/18/content_5374643.htm；《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tk/dtzt/36048/36771/36773/Document/1553947/1553947.htm>；《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26/content_5639380.htm。

③ 《为了抹黑新疆，西方从哪找了这么多“群众演员”？》，<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wWgK9A0xZ>。

发布报告《“彻底改革他们，以健康的心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抛出“教培中心拘押 100 万维吾尔族人”谬论。2020 年 6 月 29 日，郑国恩发布报告《中国政府抑制新疆维吾尔族出生率的运动：绝育、强迫堕胎》，抛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谎言。2020 年 12 月 15 日，郑国恩发表《新疆强迫劳动：劳动转移及动员少数民族摘获棉花》，抛出“强迫劳动”谎言。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是另一支通过研究报告污名化中国新疆的学术表演组织，其发布的涉疆报告《“绘制”中国新疆的教培中心》和《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妄图通过“强迫劳动”污水玷污洁白的新疆棉花。

三是上述两种反华势力纠集成立“维吾尔特别法庭”，进行所谓“正义”表演。该“法庭”由受美国政府资助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庭长”杰弗里·尼斯启动，声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了所谓“种族灭绝罪”。

“群众演员”的“悲情表演”作为所谓“亲身经历”，“研究人员”的“学术表演”作为所谓“理性阐释”，“特别法庭”的“正义表演”作为所谓“专业审查”，三者“相互印证”，加之其给中国捏造的所谓“集中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罪名”都是西方文化基因，迅速激活了沉淀在西方受众及长期在西方文化浸润下的网民的集体无意识，进而误导认知，引发舆情。

（二）政客表演：从媒介事件到政治问题

为吸引全球受众关注，引发全球舆论，通过抹黑中国破坏受众对中国政府的认同，美国利用媒介事件进行拙劣的政治表演。例如，2021 年 11 月 18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美国政客以“新疆人权堪忧”为由对中国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①。2022 年 9 月 21 日，美国政客在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同样以中国新疆人权为由批判质疑中国^②。

美国“以疆制华”政治媒介化的具体策略包括五类。第一，冲突化，即杜撰具有冲突、对立等抢抓受众眼球的政治议题，吸引公众注意

力。例如，在涉疆舆论战中，美国政客处心积虑地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议题偷换为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劳工问题。第二，荒谬化，即编造极其异常的题材以符合媒介逻辑，使之成为新闻事件。例如，美国政客将中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转换为“集中营”“种族灭绝”，将中国的生育政策转换为“种族灭绝”，将解决工作、增加就业转换为“强迫劳动”。第三，个人化，将中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习捏造成具体人物的“悲情故事”。前文中的米日古丽·图尔荪、图尔逊娜依·孜尧登即为典型案例。第四，视觉化，为营造真实感、激发受众想象力，其虚假新闻报道惯常对捏造事实的场景、氛围及人物心理状态进行细节刻画。同时，大量使用极具欺骗性和煽动性的抹黑中国的图片进行报道。第五，去语境化，在涉疆问题上，美西方政客和媒体对暴恐分子在中国新疆组织策划的暴恐案件及其破坏中国新疆发展稳定、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罪恶行径避而不谈。以上种种做法严重违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原则。

通过上述策略，美西方国家主要全球性媒体甚至阿拉伯世界代表性媒体都被美国政府设置了议程。2018—2021 年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泰晤士报》《卫报》、BBC、德国之声、法新社、《澳大利亚人报》、半岛电视台等 10 家媒体的涉疆报道共有 1262 条推文。通过对内容进行主题编码发现，由于少数推文涉及两个及以上主题，导致 1262 条推文共涉及 1399 个主题。其中，“种族歧视与灭绝”“文化灭绝”“拘禁与监视”“强迫劳动”四个主题在全部主题中占比高达 84%。具体而言，这四个主题在 10 家媒体的涉疆报道主题中的占比分别是：《纽约时报》为 93%，《华盛顿邮报》为 89%，CNN 为 96%，《泰晤士报》为 80%，《卫报》为 81%，BBC 为 76%，德国之声为 83%，法新社为 90%，《澳大利亚人报》为 69%，半岛电视台为 78%。10 家媒体推特账号涉疆报道主题如此“聚焦”，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政治媒介化策略的“成效”。

① Maegan Vazquez. Biden says he's considering US diplomatic boycott of Beijing Olympics, <https://www.cnn.com/2021/11/18/politics/biden-olympics-beijing-boycott/index.html>.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the 7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7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五、舆论外交：美国“以疆制华”从媒体逻辑回归政治逻辑

舆论外交（Public Opinion Diplomacy）即主权国家通过新闻媒体影响或操纵本国、他国甚至全球舆论，以“达成协议或约定，处理国家间关系、实施对外政策、维护本国利益”^①。质言之，舆论外交是大众媒体通过宣传“影响外国公众舆论和态度以推进其外交政策”^②。舆论外交是公共外交、媒体外交的组成部分。

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德·格利恩（Edmund A. Gullion）首次提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认为公共外交的主旨为理念或信息的国与国流通，主体为政府，客体为公众，即通过对公众态度的引导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公共外交的传播类型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③。但舆论外交仅指大众传播。

较早使用媒体外交（Media Diplomacy）概念的佩洛西·卡尔（Patricia A. Karl）认为，媒体介入外交有助于“公众了解国际事务，推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媒体外交是“媒体日益介入政府与公众间有关国际政治的传播进程”^④。以色列学者埃坦·基利波（Eytan Gilboa）将其界定为：“在特殊情况下，政策制定者运用大众媒体传递信号，向国家政府和非国家政府行为主体施加压力，旨在建立信任、推动谈判协商，以及动员公众支持达成协议。”^⑤我国学者赵可金将媒体外交界定为：“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希望在其他国

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以及增强联系，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行为的活动。”^⑥由此可见，媒体为推进外交而针对他国发布信息，也属于媒体外交范畴。由于舆论的主体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因此，并非媒体发布的信息都能引发舆论。只有媒体为推进外交而针对他国发布的信息，在本国或他国甚至全球引发舆论，才是舆论外交。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认为，“权力就是一部分人在另一部分人身上产生预期的和预料的效果的那种能力”，并将其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类型^⑦。“武力是最后的劝说者”，即使对方服从，权力占有者有时不得不登上“升格的阶梯”，从采用最具协商性的权力形式升级到采用最具惩罚性的权力形式^⑧。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其“以疆制华”的图谋始于操纵。操纵即权力占有者将其意图——希望造成的有意图的影响——对权力对象进行隐瞒时，其就是在试图操纵后者^⑨。因此，美国政客和媒体在制裁中国之前，始终在努力塑造公共舆论^⑩。

在全球舆论形成之时与之后，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维吾尔反华网络便开始游说政客，特别是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联合国。例如，在“维吾尔人权项目”成员巴赫拉姆·辛塔什（Bahram Sintash）访问、游说380余名美国国会议员后，2019年12月3日，美国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⑪⑫}。2021年12月23日，美国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⑬。当前者开始炒作，中国新疆的棉花、光伏等产业随即被打压；当后者被提出，美国就以“强迫劳动”为由禁止进口中国新疆的产品，并对中

① 曾庆香：《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外交：弱者传播与数据新闻》，《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② N.J. Cull.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1): 31-54.

③ 参见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8: 73.

④ P.A. Karl. Media Diplomacy,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2(4): 143-152.

⑤ 陆佳怡：《媒体外交：概念、历史与研究路径》，《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第4期。

⑥ 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⑦⑧⑨ [美]丹尼斯·朗：《权力：它的形式、基础和作用》，高湘泽、高全余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39、109、44页。

⑩ 李彬、赵瑞琦：《论舆论与外交的互动》，《中国出版》，2009年第9期。

⑪ Ajit Singh. "Wipe out China!" US-funded Uyghur activists train as gun-toting foot soldiers for empire, <https://thegrayzone.com/2021/03/31/china-uyghur-gun-soldiers-empire/>.

⑫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04/content_5458331.htm。

⑬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发表谈话》，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2112/t20211224_10475186.shtml。

国众多企业启动制裁行动，甚至动用“长臂管辖”胁迫其他国家加入对中国新疆的制裁行列。2020年9月3日，在美国政府资助的“世维会”策动下，“维吾尔特别法庭”成立，其妄图用裁决结果向中国施压，助推各国、国际机构、商业公司等对中国实施制裁并提供所谓“证据”^①。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臭名昭著的所谓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其成员阿卡拉穆·科拉姆（Akram Keram）声称，“得益于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支持，维吾尔族行动倡议团体近几年无论在组织性还是专业性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将维吾尔族的声音传递给国际最高级别的权力机构，包括联合国、欧洲议会和白宫”^②。

美国操纵涉疆舆论战旨在拉拢其盟友在国际多边场合就中国新疆政策对中国进行外交围攻。2019—2022年间，美国每年纠集少数盟友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利用涉疆问题指责中国，发表涉疆联合声明^{③④}。

由此可见，美国处心积虑地操纵中国新疆叙事和全球涉疆舆论，一是为在联合国攻击、孤立、施压中国，意图逼迫中国作出外交让步；二是操弄涉疆法案制裁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这说明美国的权力运用已登上权力“升格的阶梯”，从操纵进入武力“非暴力的惩罚”阶梯之上^⑤。至此，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美国“以疆制华”阴险地完成了

“正当性”建构，且从媒介逻辑回归政治逻辑。

六、结 语

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但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即由于美西方奉行“霍布斯丛林”，各国实际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国际社会“某些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具有更大的权力将认知框架推向公众，这些拥有巨大权力的行为体就是总统、政府以及媒介集团和精英，他们可以帮助确定媒体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⑥。具有更大的权力将认知框架推向全球公众的是霸权国家，当其妄图搞乱、遏制他国时，其建构的认知框架，一是构陷他国政府以一系列极端政策践踏人权，否定他国的主权合法性；二是污蔑当地的自治政策，以此为基础干扰他国对该政策的实施，弱化自治能力；三是以地区内贫富差距等问题离间民族关系，煽动不满情绪^⑦。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上述三种认知框架向全球公众广泛推介。为使霸权“正当化”，美西方国家长期使用政治媒介化策略污蔑他国，激发其他国家的联合对抗。例如，2020年，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等近7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⑧。2021年、2022年，近百个国家以共同发言、单独发言和联名致函的方式支持中国^{⑨⑩⑪}。在联

① 李云舒、柴雅欣：《起底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106/t20210613_143781.html。

② Ajit Singh Inside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The US-backed Right-wing Regime-change Network Seeking the “Fall of China”，<https://thegrayzone.com/2020/03/05/world-uyghur-congress-us-far-right-regime-change-network-fall-china/>。

③ 《中国大使：2019年以来美国三次纠集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均以失败告终》，<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110/22/429916.html>。

④ 《美国等少数国家借人权问题抹黑中国的图谋再次以失败告终》，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21102/t20221102_526049281.shtml。

⑤ [美]丹尼斯·朗：《权力：它的形式、基础和作用》，高湘泽、高全余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9、110页。

⑥ William A. Gamson, Robert M. Entman.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5 (2): 324-326.

⑦ L. Cox.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Nationalism, and Changed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sation,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43-49.

⑧ 《近70国挺华批西方借人权干涉内政》，<https://www.takungpao.com/news/232108/2020/1008/506194.html>。

⑨ 《土库曼斯坦在人权理事会强调涉港、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支持中国政府立场》，<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715/c1002-32158132.html>。

⑩ 《巴基斯坦代表近70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http://www.news.cn/2022-09/27/c_1129034163.htm。

⑪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友好国家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正义立场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018/c1002-40097753.html>。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1 届会议上，由美国牵头提出的涉疆决议草案，因未获半数赞成票被否决，美国霸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惨遭失败^①。

美国涉疆舆论战是其霸权思维的一种表现，虽然它目前已有偃旗息鼓之势，但其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并未停歇，例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②，美国 2021 年通过所谓《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从 2022–2026 财年，拨款 15 亿美元

用于“对抗中国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训练记者撰写中国的负面报道^③。美国的霸权思维露骨地体现在“餐桌菜单论”上。2024 年 2 月 17 日，在第 6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放言，“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④为遮掩“餐桌菜单论”的“狼性”，美国政府通常采取政治媒介化和舆论外交这两块“遮羞布”。

U.S.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China's Xinjiang: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Diplomacy

ZENG Qing-xiang^{1, 2} YANG Xiao-yu³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

2.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

3.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Group,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Since 2018, the United States has launched waves of public opinion warfare against China's Xinjiang with mind-boggling charges.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to explain the 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Xinjiang.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politics gradually relies on and internalizes the media logic under the market logic,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s shaped by the media logic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Xinjiang,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the U.S. has covertly transformed its purpose of containing China into a "sad story" and achieved its public opinion diplomacy by all mean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strategy of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in the U.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Xinjiang, exposing the true nature of the U.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Xinjiang.

Key words: U.S.Public Opinion Warfare on Xinjiang ;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 Public Opinion Diplomacy ; Media Logic

[责任编辑：李 蕾]

[责任校对：潘静静]

① 聂晓阳、李骥志：《美国等国“以疆制华”图谋是对新疆各族人民人权的最大侵犯——记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挫败涉疆决定草案》，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2-10/07/c_1129054482.htm。

② 刘天、田栋栋：《国社实地调查，打脸美媒所谓“债务陷阱”》，<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717/c1002-40037279.html>。

③ 《美国是如何操控媒体开展对华舆论战的？最新披露！》，<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401/06/c8479160.html>。

④ 高文成：《“餐桌菜单论”暴露美国狼性政治逻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222/c1002-40181269.html>。